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相对性中写作》

13位ISBN编号：9787301172445

10位ISBN编号：7301172443

出版时间：2010-06-2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文波

页数：2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90年代以来所撰写的关于当代诗歌的论文、批评与随笔的精选集，内容涉及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方现代诗歌的关系，诗歌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当代诗中的政治、道德关切与艺术伦理，等等。既有作者对其诗歌写作历程的经验回顾，也从现实政治、社会状况、语言变化等角度对当代诗存在的价值以及面临的难题的探讨。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作者简介

孙文波，当代著名诗人，1959年生，四川成都人。当过知青，服过兵役，做过工人。著有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骊歌》、《孙文波的诗》等，也是多种当代诗歌与诗论选本以及民间诗刊的编者。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书籍目录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章节摘录

也就是说，不管现实政治的情况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解决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使其获得更重要的超越性力量的前提。不然的话，诗歌很可能会成为与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无关的东西，它的存在亦会变得没有意义。既然这样，不能不与政治发生联系已经成为诗歌存在的重要因素，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进入诗歌便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我的理解中，政治，作为支配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力量，其存在的方式既有具体性，也有抽象性。所谓具体性，即当政治成为党派、国家建构的运作力量，它体现出来的是以明确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党派行为的纲领，在具体地支配社会现实生活时产生着作用；而所谓抽象性，则是人类对于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总是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憧憬。就我自己的意愿来说，在对具体政治的谈论成为困难的事情的情况下，把注意力放在抽象政治的关注上，应该是可行的。而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作为一个诗人，无论如何，的确应该在自己的写作中把一些人类的基本道德绝对化，让其符合理想主义的人类诉求。当这一点成为确定了之后，在建立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时，便不是以对具体意识形态的态度作为写作的触及点，而是在写作中将注意力放在基本道德在现实生活的确立上。如果说要反对什么，也是从其出发，对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政治进行具有根本意义的解析。我相信这样一来，写作所获得的便不再是简单的对现实政治表态，而是谈论人类最终应该获得怎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怎样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应该面对并从中得到最大益处的政治生活。 .....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编辑推荐

建立在自觉意识上的诗歌写作，并非仅仅需要我们有关于诗歌的知识，它仍然要求我们作为一个诗人的精神道德品质，这其中包含着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全部认识和行为。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精彩短评

- 1、孙文波算是中国当代诗人中对自己的写作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之一。但此本书讨论的问题太多还是由问题到问题，破多立少，见解多而鉴赏少。
  - 2、[www.douban.com/note/101815737](http://www.douban.com/note/101815737)
  - 3、有益。
  - 4、何况人生的境界，不单在顿悟于一时，还需要随着时间的进程一步步修炼。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纵横捭阖，能够挥洒自如地写作。用力而不显，使劲而不露，对于每一个写诗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 5、感觉一般，重复阐释的地方较多。语言有种质大于文的枯燥感。诗评写得好的，真还是太少。欧阳江河的那篇《站在虚构这边》我挺喜欢的。
  - 6、对于当代写作，以及当代诗歌，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7、孙文波老师用语精短，但看得颇通透。醍醐灌顶。
  - 8、：
- 1207.25/1403

## 章节试读

### 1、《在相对性中写作》的笔记-第236页

虽然我们可以站在另一个角度说，诗歌是关于人的记忆的。正是在对过去的反复探究中，发展才成为可能，创新才变得真实。但是，记忆是寻找、是发现，而不是返回。——第50页，《传统与现代诗》

是诗建立了“好”，而不是批评确立了这样的标准。人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第58页，《我对当代诗批评的态度》

独立性，永远是诗歌成为诗歌的前提。——第100页，《我所理解的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换一个说法，我甚至认为这种对独立性的追寻可以被看做是“诗歌内部的政治”。我相信只有当这一内部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在如何处理前面说到的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时，自然而然地，一种与政治的新型关系才会产生。在这样的时候，诗歌才会不拘泥于与具体的现实政治的纠缠，而把注意力放到绝对道德、普遍正义的触及上。当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最终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政治将会以被诗意的美规范了的样态呈现出来。它所体现的真正意义亦会成为对人类永恒理想的呼吁。诗歌本身就是人类对美的想象。——第100页，《我所理解的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诗歌写作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天马行空”的事情。很多时候，规范比创造更重要。没有建设的革命只能被看做是一种破坏行为。作为认识，这一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写作”对待传统的态度。——第111页，《论争中的思考》

我并不反对诗歌对于想象力的依赖，只是在我看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想象必然与具体诗篇的构成相关，受到它的限制。因而，我更相信想象力的有限性。我很难设想，写作是一个无所限制的过程，甚至觉得所有造成诗歌紊乱、缺少整一性结构的毛病，正是来自于对想象力的错误理解。——第129页，注，《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

作为一种事实它使人看到，就像政治建立不起乌托邦，诗歌同样不能带来乌托邦。如果说写作是一种生涯，那么诗歌就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当然包括了接受、交流、影响与幻想。它已经让人不得不接受如此的事实：单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永远不可能了。诗歌的语言也就是生活的语言。——第140页，《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

在我的理解中，恰当地组织语言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词汇的选择的准确，另一个则是指诗歌内部结构上转换的有效性。怎样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诗歌最大可能地获得更大容量，这是非常需要考究的手艺上的问题。——第147页，《我读切·米沃什》

但我知道，这不是一日一夕之功，甚至不是千日万夕之功。我一直认为，在写诗这样的人类精神活动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求来的，哪怕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艺。在很多情况下，技艺的获得并非是一种习练的结果，它仍然是一种来自于人的洞察力的天然能力。重要的是，当这种天然的洞察力与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结合起来，并因而生发出对事物的深邃体察时，就很可能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并进而在我们写作的过程中产生关键性的作用，使我们在谈论事物的性质、意义时，不需要那么拐弯抹角，把精力放在一词一句的表面效果的追求上，而是直接、干脆、简单、准确地呈现出来就行了。这就像有人所说，站在什么样的高度说什么话。这是对的。虽然我们可以说诗歌需要技艺，但诗歌的技艺永远不是单纯的对语言的把握，在修辞的方式上做文章的技艺，而是支配理解力——语言与事物关系的技艺。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看到事物存在症候所在的人能够写出非凡的诗。更进一步地说，诗歌的技艺不是“奇技淫巧”，它只能是在洞察到事物的真正内涵时，寻找言说的最佳途径的技艺。很显然，这一最佳途径理所当然地包含了美、道德、正义的呈现。——第148页，《我读切·米沃什》

但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写作的题材必须是他最为熟悉的，而不是与他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也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准确、生动、深刻地在作品中呈现出母题的意义。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并非这样。我看到在不少人那里，写作纯粹变成了炫技的、语言的拼装把戏。他们总是高蹈地写一些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不相干的东西，最终写出来的作品，除了与自己有关外，没有任何意义。对这样的情况，我真是感到悲哀。如果诗歌不与生命发生联系，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呢？诗歌，包括文学中的其他形式，都应该为人类的生存服务的。它们虽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物质境遇，但对于精神的建设应该有所帮助。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文学才作为人类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工具，被一再地赋予了神圣的地位。——第164页，《现代诗：一种读法》之《身份：必须确定的……》

因此，现象又必然是要与本质发生联系的，具体的写作最终仍然要呈现出与终极问题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要解答更广泛的人类的处境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具体也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一点讲，身份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限定。——第167页，《现代诗：一种读法》之《身份：必须确定的……》

我们的确需要相信，抽象是通过具体而获得的。——第167页，《现代诗：一种读法》之《身份：必须确定的……》

过去人们说过：当梦想不再是梦想时，它与现实的界限，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自然而然地被消除了，以至连假设也会成为真实。——第175页，《语言带着肉体上升》

诗歌就是诗歌，权威的建立只能是文本的建立。在诗歌这种特殊的领域里，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有的只是好与坏的区别。——第196页，《历史阴影的显现》

诗人，语言边界的开拓者；诗人，建立词语间连接关系的技术员；诗人，人类通过语言认识精神世界的邮差。——第198页，《我的诗歌观》之《何谓诗人》

诗歌的真实应该是指想象的真实，不是指它与事物的外形的一致。存在一个导向问题，即对于事物的实质的建构，不是指我们能够用语言把事物描摹得多么像，而是指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事物即是它自身，又超越了自身。这才是“真实”的确切含义。——第200页，《我的诗歌观》之《客观与主观》

我宁愿相信正是我们自己在创造传统。其实每一代人的文学活动都是这样；李白、杜甫对于我们而言是传统，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则不是。我这样讲是相信时间的线性结构的不可更改性。而在空间的意义上，我们都会被纳入到一个文化的“共有空间”中。——第201页，《我的诗歌观》之《关于传统》

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应该是将之看做一个诗人写作的背景。它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使写作被遮蔽、覆盖，也不是单纯的延伸，而是敞开、推进。——第201页，《我的诗歌观》之《关于传统》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依存关系，不是事物与镜子的关系。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对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产生对抗，它产生的是对话。但是在这种对话中，诗歌对于现实既有呈现它的责任，又有提升它的责任。——第201-202页，《我的诗歌观》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不应该要求一首诗写得美，因为美不是一个确切的标准。应该要求一首诗的是准确、生动、有力，对事物内在隐秘的揭示。——第202页，《我的诗歌观》之《什么是诗歌的美》

激活传统，应该是先锋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第204页，《我的诗歌观》之《先锋性》

说得不那么晦涩一点即是，诗歌语言从事物现场脱身，转而形成一个新的“非实指”的现场，并以此

## 《在相对性中写作》

达到对人的智慧的显现。这样，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诗歌对于语言的要求是使之处于“在”与“不在”的中间地带，一个人的精神与世界的交汇点上。而正是对这种交汇点的抵达，使我们所说的话语增值得到具体的体现，从而让人们看到语言怎样扩大了人们认识事物的疆域。由此，对于诗歌来说，语言是出发地，而非结束点。——第205页，《我的诗歌观》之《语言问题》

而且，我看重的是一首诗，而不是诗句。同时我还认为，最好是能够在写作中使语言以常态的面目，而不是变态的面目出现，我希望用最常态的语言创造出不平常的诗。——第206页，《我的诗歌观》之《想象力》

存在着表面的韵律与内在的韵律之分。表面的韵律要求的是简单的押韵，它对音调、音节的安排感兴趣；内在的韵律则强调诗意与语言的关系，它关注的是诗歌在形式上的构成，也就是说，它关注技巧对于词汇的控制。而这种技巧对词汇的控制，不是依据语音的高低，也不是依据它的强弱，主要是依据它对词汇准确性的把握，并通过这种把握生成内在的语言震荡，从而形成诗歌的旋律节奏。——第206页，《我的诗歌观》之《韵律》

在一种现实境况和人的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抗因素，而人之所以生存下去，是因为他为自己寻找了对抗的理由。我一直不小看这种理由，并且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诗意的角度，都将其看作是保持人性尊严的基本要素。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不与命运妥协，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安慰灵魂的方式。而诗歌正是安慰灵魂的方式之一。——第219页，《生活：解释的背景》之《关于 搬家》

我一直认为回忆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活动。它包含了这样的意义：对死亡的抵御核对过去的挽留。——第220页，《生活：解释的背景》之《 上山 、 在西安的士兵生涯 、 临夏纪事 和 向后退 》

很长一个时期，中国诗学要求诗歌应该写得典雅、有意境、语言充满美感。对于这样的诗学观，我曾经亦十分推崇。但到了后来，由于越来越深入地感受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尤其是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是“反诗意”的，而在这种“反诗意”的环境中，什么样的才是个才能够准确触及生活的实质，应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深思的。——第227页，《生活：解释的背景》之《 在无名小镇上 》

写作从来就是，又不是纯粹的个人事件。是，是因为写作是个体劳动，与个人的经验有关；不是，则因为写作成果终归要进入传播领域。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个人经验——生存、语言、知识经验——的重要，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个人经验应该与人类的共同经验建立起相互转化的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个人经验只是在纯粹独立的状态下产生效应，它就会“自闭”，无法获得与人交流的性质。——第228页，《生活：解释的背景》之《 假面舞会 》

我希望从此以后，我能够在写作中不再是随意地、即兴地写，而是一小本一小本有计划地写。这样或许更能使写作显得有计划，呈现出一定的方向性。我觉得在我这样的年龄，已经到了必须有更明确的写作方向的年龄，而不应该再随便地被灵感驱动，在无序中追求诗篇的出现。一个真正有抱负的诗人，可以肯定地说只能是对自己的写作有明确方向感的诗人，知道自己的写作会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或者说知道自己需要写出什么样的诗歌。——第232页，《关于 六十年代的自行车 》

何况人生的境界，不单在顿悟于一时，还需要随着时间的进程一步步修炼。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纵横捭阖，能够挥洒自如地写作。用力而不显，使劲而不露，对于每一个写诗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为自己建立标准。今天，我的标准就是，不将诗看做单纯的表现文体魅力的形式，也不把诗歌作为单纯地诉说某种人生感情的工具。而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写作对于我而言，既有对个人经验的挖掘，也有对文体认识的探索。——第235-236页，《关于 六十年代的自行车 》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在相对性中写作》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